

唐诗经典名篇的多元解读： 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例

浙江 | 胡可先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（《黄鹤楼》）

盛唐诗人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是一首极著名的诗，被后人被誉为唐代七律第一，古代的启蒙之书《唐诗三百首》和今天的中小学课本也都加以选入。上面的录文，就是出自现在通行的文本。这也是一首众说纷纭的诗，从文字到意境，古往今来都有不同的理解。笔者特地选取这首诗，进行多方面的解读，既对古今的说法进行系统的清理，也在解读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。重点放在五个方面：一、《黄鹤楼》异文分析；二、《黄鹤楼》与《鹦鹉赋》；三、《黄鹤楼》与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；四、《黄鹤楼》作者述论；五、《黄鹤楼》诗意解读。

《黄鹤楼》异文分析

《黄鹤楼》诗的古今传本文字有多处不同，上一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写本颇有异文：“昔人已乘白云去，兹地唯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春草青青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花江上使人愁。”我们根据唐宋以来《黄鹤楼》诗的主要版本，将异文列表附录于本篇后，以作参考。这里对几个关涉全诗理解的重要异文进行辨析。

（一）“白云去”与“黄鹤去”

《黄鹤楼》诗的异文，最重要的是第一句，今天的通行本都作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而唐人选唐诗中的《国秀集》《河岳英灵集》《又玄集》《才调集》都作“昔人已乘白云去”，敦煌写本也是如此，可知原本文字与后世流传者差异甚大。宋代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和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》，以及多种选本，直至元代吴师道的《吴礼部诗话》都是如此，从唐至元不见有作“黄鹤去”者。到了元代流传仙人故事，附会到黄鹤楼，就把诗句改成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再到清

代金圣叹《选批唐才子诗》，更推波助澜，力主“黄鹤去”而以“白云去”大谬。这种改法为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所承袭，后来影响巨大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又据《唐诗别裁集》选录，于是“黄鹤去”实际上积非成是，为多数读者所接受了，同时又为这首诗附加了不少仙人传说的故事。总体而言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文字，应是敦煌写本为正。^①唐末韦庄所编的《又玄集》，题下有注：“黄鹤乃人名也。”^②可知黄鹤即黄鹤仙人，黄鹤楼也因黄鹤仙人而得名。诗中昔人也就是“黄鹤”，故从敦煌写本和唐人选唐诗及题注诸方面看，作“白云去”为是。

“昔人已乘白云去”如果要再加以深究的话，还可以从用典方面分析。《艺文类聚》载：“《庄子》曰：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者，而无圣人之道，我有圣人之道，而无圣人之才，吾教之其果为圣人也。又曰：尧辞封人曰，我以汝为圣人。曰：夫圣人鹑居而鷇食，鸟行而无迹。天下有道，则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则修德就间。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，三患莫至，身常无殃，则何辱之有。”^③参合韦庄《又玄集》所注“黄鹤乃人名也”，正好符合《庄子·天地篇》圣人“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”的典故。施蛰存先生认为，首句是运用《穆天子传》所载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：“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”^④似不如用《庄子》的典故更为贴切。

有关《黄鹤楼》诗的异文，首句造成今本作“黄鹤”且逐渐积非为是者，与清初金圣叹很有关系。他在《选批唐才子诗》中说：

此即千载喧传所云《黄鹤楼》诗也。有本乃作“昔人已乘白云去”，大谬。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，连写三“黄鹤”字为奇耳。且使昔人若乘白云，则此楼何故乃名“黄鹤”？此亦理之最浅显者。至于四之忽陪“白云”，正妙于有意无意，有谓无谓。若起手未写黄鹤，先已写一白云，则是黄鹤、白云，两两对峙。黄鹤固是楼名，白云出于何典耶？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，而至今尚见悠悠，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？不足当一嘘已。^⑤金圣叹振振有词，言之凿凿，以“黄鹤”为是，

称“白云”大谬，影响后来者，如《唐诗别裁集》《唐诗三百首》都从之，以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为首句，遂家喻户晓，唐宋之旧本即无人问津。对此，著名学者施蛰存先生在《唐诗百话》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：

金圣叹这一段辩解，真可当读者一嘘。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“黄鹤”而不是“白云”，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，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。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，必是“白云”。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，二则此诗第一、第二联都以“白云”“黄鹤”对举。没有第一句的“白云”，第四句的“白云”从何而来？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，觉得无以自解，就说：好就好在“有意无意，有谓无谓”。这是故弄玄虚的话。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，没有抽象的隐喻，根本不是“有意无意，有谓无谓”的句法。^⑥

台湾学者黄永武反驳金圣叹道：“金氏强词夺理，乘鹤的附会乃起于元代，而崔诗原本是白云黄鹤，四句回转，结构匀称，第一句白云一去，第四句白云还在；第二句黄鹤还在，第三句黄鹤一去，纠缠回环，用意绝妙。被金氏这几声恫吓，所以清初康熙五十六年时编《唐诗别裁集》的沈德潜，在卷十三里录的诗，变成‘昔人已乘黄鹤去’，连‘一作白云’都免了！孙洙编《唐诗三百首》是在乾隆癸未年，律诗部分参考《唐诗别裁集》不少，自然也作‘昔人已乘黄鹤去’了！至今传诵人口，迷本忘原，待敦煌本出现，才更确信唐人原本如此。”^⑦

这些异文产生的主要时期是明代，而推波助澜者是清人金圣叹。这也是明人空疏之习一直到清初的金圣叹扩而大之的结果。我们阅读古书，不要轻信古人，尤其不要上著名人物的当。明人有杨升庵，清人有金圣叹，此二人不仅大言欺人，而且有假托古本篡改古书的恶习，我们这里只是提醒读者注意，而不展开详细论述了。

（二）“芳草萋萋”与“春草萋萋”

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敦煌写本作“春草青青鹦鹉洲”，而唐宋的几个传世选本及他书引用都作“春草萋萋”。再考虑“春草萋萋”是用《楚辞·招隐士》之典：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”我们就可以

确定“春草萋萋”比“春草青青”更为优长。此外唐诗中用“春草萋萋”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，李玫的《纂异记》曾记载一首唐诗：“春草萋萋春水绿，野棠开尽飘香玉。绣岭宫前鹤发人，犹唱开元太平曲。”^⑧刘长卿《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》尾联：“独恨长沙谪去，江潭春草萋萋。”姚月华《古怨》诗：“春草萋萋春水绿，对此思君泪相续。羞将离恨向东风，理尽秦筝不成曲。”

（三）“烟花”与“烟波”

台湾学者黄永武主张从敦煌本作“烟花”，他说：

李白诗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有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相传李白曾见崔颢此诗，叹息道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则李白诗中的“烟花”显然是从崔颢诗中学来，崔诗中“春草青青”正是“烟花三月”的景象，敦煌本的“春”被改成“芳”，“花”被改成“波”以后，李白学崔颢的痕迹就无从考得了！^⑨

考察黄氏之说，除了以李白诗作为旁证外，并无其他实证，从版本上看，除了敦煌写本外，唐代的几个选本都作“烟波”，而一直到清，无有作“烟花”者。我们再检索《全唐诗》，形容春天江上景色，用“烟花”和“烟波”都有很多，难以从这些方面加以证明，故而还应以较早和较多的版本为主，仍应作“烟波”。

《黄鹤楼》与《鹦鹉赋》

《黄鹤楼》这首诗将怀古思乡和写景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一句，写景中寓怀古之意，为千古名句。鹦鹉洲，位于汉阳西南的长江中。东汉末年，黄祖杀祢衡而埋于洲上，祢衡作过《鹦鹉赋》，后人命名其洲为“鹦鹉洲”。这是一段悲壮的历史，也给崔颢这一联的写景之笔涂抹上浓重的感伤色调。

祢衡的《鹦鹉赋》是汉代咏物赋中的著名作品，赋前有序云：“时黄祖太子射，宾客大会。有献鹦鹉者，举酒于衡前曰：‘祢处士，今日无用娱宾，窃以此鸟自远而至，明慧聪善，羽族之可贵，愿先生为之赋，使四座咸共荣观，不亦可乎？’衡因为赋，笔不停缀，文不加点。”赋的全文为：

惟西域之灵鸟兮，挺自然之奇姿。体金精之妙质兮，合火德之明辉。性辩慧而能言兮，才聪明以识机。故其嬉游高峻，栖跼幽深。飞不妄集，翔必择林。绀趾丹觜，绿衣翠衿。采采丽容，皎皎好音。虽同族于羽毛，固殊智而异心。配鸾凰而等美，焉比德于众禽？

于是羨芳声之远畅，伟灵表之可嘉。命虞人于陇坻，诏伯益于流沙。跨昆仑而播弋，冠云霓而张罗。虽纲维之备设，终一目之所加。且其容止闲暇，守植安停。逼之不惧，抚之不惊。宁顺从以远害，不违迁以丧生。故献全者受赏，而伤肌者被刑。尔乃归穷委命，离群丧侣。闭以雕笼，翦其翅羽。流飘万里，崎岖重阻。逾岷越障，载罹寒暑。女辞家而适人，臣出身而事主。彼贤哲之逢患，犹栖迟以羁旅。矧禽鸟之微物，能驯扰以安处！眷西路而长怀，望故乡而延伫。忖陋体之腥臊，亦何劳于鼎俎？嗟禄命之衰薄，奚遭时之险巇？岂言语以阶乱，将不密以致危？痛母子之永隔，哀伉俪之生离。匪余年之足惜，愍众雏之无知。

背蛮夷之下国，侍君子之光仪。惧名实之不副，耻才能之无奇。羨西都之沃壤，识苦乐之异宜。怀代越之悠思，故每言而称斯。若乃少昊司辰，蓐收整饬。严霜初降，凉风萧瑟。长吟远慕，哀鸣感类。音声凄以激扬，容貌惨以憔悴。闻之者悲伤，见之者陨泪。放臣为之屡叹，弃妻为之歔歔。感平生之游处，若陨箠之相须。何今日之两绝，若胡越之异区？顺笼槛以俯仰，窥户牖以踟蹰。想昆山之高岳，思邓林之扶疏。顾六翮之残毁，虽奋迅其焉如？心怀归而弗果，徒怨毒于一隅。苟竭心于所事，敢背惠而忘初？托轻鄙之微命，委陋贱之薄躯。期守死以报德，甘尽辞以效愚。恃隆恩于既往，庶弥久而不渝。^⑩

这篇《鹦鹉赋》是祢衡一生悲剧的映现。其时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部下参理文书，黄祖太子黄射大宴宾客，请求祢衡当场写作《鹦鹉赋》，祢衡即应命而作，并以鹦鹉自比，抒发自己寄人篱下、穷愁潦倒的感慨。赋的第一部分以鹦鹉的奇姿丽质、辩慧识机、殊智异心、比美鸾凰以寓自己的高远志向，这与史载

祢衡“淑质贞亮”“英才卓犖”“气尚刚傲”适相吻合。这是祢衡志向的写照。第二部分写鸚鵡落入罗网、离群丧侣、闭以雕笼、流飘万里的情况，这也与祢衡因声名较高，由孔融推荐被曹操任用，然因违忤曹操不为所容，遣送荆州后又为刘表送至江夏太守黄祖的经历基本相似。这是祢衡身世的写照。第三部分写鸚鵡羽断肢残，只好安其所安，以报效主人。鸚鵡的无奈，实际上是作者寄人篱下感慨的流露。自己栖迟异乡，故友皆绝，只好随人俯仰，委顺于时罢了。这是祢衡心态的写照。

祢衡是一位桀骜不驯、尚气刚傲、矫时慢物的文士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，孔融因爱才而推荐祢衡于曹操，操欲见衡，衡称狂疾而不往。操又闻衡善于击鼓，即召为鼓史并大会宾客，衡裸身击鼓以羞辱曹操，后又以杖捶地大骂曹操，操于是将他送给荆州刺史刘表。刘表始甚礼之，后亦受到祢衡的侮慢，不能见容，再送江夏太守黄祖。衡与黄祖子黄射友善，在射大谢宾客时作《鸚鵡赋》。赋虽寓己之不遇，但并未带来杀身之祸，反以其才情高扬，更显声名。“后黄祖在蒙冲船上，大会宾客，而衡言不逊顺，祖惭，乃诃之，衡更熟视曰：‘死公，云等道？’祖大怒，令五百将出，欲加捶，衡方大骂，祖恚，遂令杀之。”^①

祢衡是一个悲剧人物，他的悲剧与其扬名的《鸚鵡赋》也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后来人们就将祢衡被杀之江中小岛命名为“鸚鵡洲”。鸚鵡洲具有一段闻名的历史，也具有一段悲壮的历史，还具有一段感伤的历史。崔颢的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春草萋萋鸚鵡洲”在写景的同时，融进了这一感人至深的故事，无怪乎成为千古名篇了。清人沈德潜在经过鸚鵡洲时，作了一首《鸚鵡洲吊祢处士》，诗云：“蚁视曹公气不摧，兰焚玉碎剧堪哀。故人慷慨推奇士，乱世纵横露俊才。洲沁何妨激涛浪，文章那肯辱蒿莱。只今后代经过者，烟水茫茫酌一杯。”后人对于鸚鵡洲的感受，也可以与崔颢诗相参照。但鸚鵡洲在明末清初被江水冲没，其附近又淤出新洲，于是将新洲名为“鸚鵡洲”，我们现在所见的鸚鵡洲并不是唐代以前的鸚鵡洲。

明人杨慎《升庵诗话》称“崔诗赋体多”，确实道出了《黄鹤楼》诗的特色之一，故而我们考察祢衡

的《鸚鵡赋》，是崔颢诗用典的来源。他不仅表现出鸚鵡洲悲壮的历史和诗人写景时流露的感伤情怀，还受到了《鸚鵡赋》这种辞赋体式的影响。我们知道，诗赋合流是初唐诗歌的一大特点，主要表现在七言古诗中，如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、骆宾王的《帝京篇》、王勃的《临高台》、李峤的《汾阴行》等，都是典型的篇章。崔颢《黄鹤楼》诗不以比兴见长而以赋体为多，也是唐代七言律诗初起时受古体诗影响的痕迹所在，故其中杂用古句者不少。

《黄鹤楼》与《登金陵凤凰台》

崔颢的《黄鹤楼》和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，崔颢诗写在前，李白诗写在后，根据文献记载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既是李白对崔颢《黄鹤楼》的模仿，也是李白对崔颢的挑战。我们在这里特地将这两首诗进行比较研究。明人顾璘批点《唐音》云：“古人多能善，若太白题黄鹤楼，有‘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’之句后，题凤凰台有诗，然亦不免蹈袭。又此诗当与太白凤凰台诗同看，则真敌手也。”^②施蛰存先生在《唐诗百话》中，专门有一篇《黄鹤楼和凤凰台》，以比较崔颢和李白两首诗的优长：“崔诗开头四句，实在是重复的。这四句的意境，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。这是李胜崔的地方。”^③有关这两首诗，我们要进一步理解的话，还可以参考施蛰存先生的文章。但施先生对于这两首诗的总体评价为李白诗青出于蓝，我是不同意的，所以就在这里展开比较一下。

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一“崔颢”条中说：“世传太白云：‘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’遂作《凤凰台》诗以较胜负。恐不然。”^④计有功引用了这一故事，但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。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引《该闻录》云：“唐崔颢《题武昌黄鹤楼》诗云……李太白负大名，尚曰‘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’。欲拟之较胜负，乃作《金陵登凤凰台》诗。”^⑤尽管前人对于此事表示怀疑，但李白曾经模仿崔颢作诗却是事实。纪昀评《黄鹤楼》诗曰：“偶尔得之，自成绝调，然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再一临摹，便成窠臼。”^⑥

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凤凰台，在今江苏省南京市。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二：“凤凰台，在保安寺后，宝祐元年倪总领重建。宋元嘉十六年秣陵王顼见三异鸟数集于山，状如孔雀，文彩五色，音声谐和，众鸟附翼而群集，时谓之凤，乃置凤凰里，起台于山，因以为名……凤凰楼在凤凰台上，宋元嘉中筑，有凤凰集以为名。李白、宋齐丘皆有诗。”^①

首联溯源，曾经有过凤凰登台，而今凤去台空，唯有台下江水，依旧东流。与崔颢《黄鹤楼》诗的首联相比，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，二诗都表现登台或登楼之后，曾经有过的传说已不在，仅余空楼空台，留给后人以惆怅感慨。只是崔颢诗“昔人已乘白云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关乎人、天、鹤、楼，从人到物，境界开阔；而李白诗仅涉及台、凤凰和长江，从物到物，以江之不变与台之变化对比，直抒感慨之情，却没有崔颢诗蕴藉空灵。这一联中用了两个“凤凰”和三个“凤”字，读起来不仅不觉得重复，而且觉得明快通畅、脍炙人口，但也还是体现出对崔颢诗用重字的模仿痕迹。

颔联怀古，由首联的写景转入对于悠远历史的凭吊。无论是容颜绝世的宫廷嫔妃，还是盛极一时的衣冠贵族，都成了花草下的香魂与古墓中的幽灵了。凤凰是一种吉祥之鸟，古代往往象征着王朝的兴盛，凤去台空，也是说明这里曾经的繁华一去不复返了。诗由首联自然地转到颔联，将目光聚焦到古代的帝王后宫和衣冠贵族身上，是对千古兴亡的深沉感叹。但因李白诗过于理性，故而融入历史传说就没有崔颢那样自然。艺术手法上，李白的这一联平仄和对仗非常工稳，而崔颢诗则前一句用了六个仄声，后一句以三平调煞尾，显然是为了表达一泻千里的感情而顾不上格律的打磨。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采用“折腰体”的写法，这虽然不能说一定是追踪崔颢的表现自然，而有意使全篇不完全符合格律，但这种现象也还是值得注意的。

颈联写景，漫天雾霭，笼罩三山，只露一半峥嵘；眼前的白鹭洲，又把二水分隔。这里需要考证几个地名。一是“三山”，据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一七记载：“三山，在城西南三十七里，周回四里，高二十九丈……其山积石森郁，滨于大江，三峰行列，南北相连，号三山。”^②二是“二水”，这里的水是指秦淮河。秦淮有二源，东源出句容县华山，南流；南源出溧水县东庐山，北流；二源合于方山，西经金陵城中，北入长江。相传秦始皇于山掘流，西入江，亦曰淮，因称秦淮。三是“白鹭洲”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一九：“白鹭洲在城之西与城相望，周回一十五里……‘洲在大江中，多聚白鹭，因以名之。’”^③这三个地名，最值得重视的是白鹭洲，因为崔颢诗写到“鹦鹉洲”，故而李白此联亦以“洲”来押韵煞尾，但崔诗融进了祢衡的典故，在写景中寄寓深沉的感伤情怀，而李白的诗就底蕴而言，与崔诗相比，高下自见。从这一方面看，模仿和原创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李白诗中的“白鹭洲”与现在南京市的白鹭洲公园地点并不相同，但公园是借李白诗而命名的，李白诗所写的长江边真正的白鹭洲，现在反而没有白鹭洲公园有名。

尾联抒怀，点出不见长安、壮志未展的失意之愁，在表现愁情方面也是明显模仿崔颢诗的。李白的诗虽然也是名句，但在表现的自然上就逊崔颢一筹。李白的这一联通过用典来发议论。“浮云蔽日”用陆贾《新语·辨惑篇》中“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月也”^④的典故。“长安不见”也是用典的，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夙慧篇》载：

晋明帝数岁，坐元帝膝上。有人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。明帝问何以致泣，具以东渡意告之。因问明帝：“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？”答曰：“日远。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。”元帝异之。明日，集群臣宴会，告以此意，更重问之。乃答曰：“日近。”元帝失色，曰：“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？”答曰：“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”^⑤

《世说新语》称“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”，而李白诗写日被浮云所蔽，又不见长安，实际上也是写失意后的哀鸣。从这方面看，李白诗的尾联是刻意用典、意蕴深邃的，故成为千古名句。与崔颢诗相比，是理

性增强而情韵减弱了。同时末句也表现出李白对于贺知章的明显模仿,两首诗的最后三字“使人愁”,说明崔颢的诗太高绝了,以至于以李白之天才也难以超越其毫厘。

总体看来,无论是构思立意,还是谋篇布局,李白诗都与崔颢诗如出一辙,但论立意之高远、涵蕴之深邃、格调之浑成、语言之自然,李诗都不及崔诗。

李白还有一首《金陵凤凰台置酒》诗:“置酒延落景,金陵凤凰台。长波写万古,心与云俱开。借问往昔时,凤凰为谁来。凤凰去已久,正当今日回。明君越羲轩,天老坐三台。豪士无所用,弹弦醉金罍。东风吹山花,安可不尽杯?六帝没幽草,深宫冥绿苔。置酒勿复道,歌钟但相催。”还有一首《鹦鹉洲》诗:“鹦鹉东过吴江水,江上洲传鹦鹉名。鹦鹉西飞陇山去,芳洲之树何青青。烟开兰叶香风暖,岸夹桃花锦浪生。迁客此时徒极目,长洲孤月向谁明?”方回评曰:“鹦鹉洲在今鄂州城南,对南楼;黄鹤楼在城西,向汉阳。太白此诗,乃是效崔颢体,皆于五、六加工,尾句寓感叹,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。”^②

《黄鹤楼》作者述论

崔颢,汴州人,开元十一年(723)源少良下及进士第,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下、《新唐书》卷二 三、《唐才子传》卷一有传。史称他有俊才,无士行,好赌博饮酒。他向往游侠的豪放生活,也希望君王能发现他的才能而重用他。他希望能从军出塞,建功立业,但又有浓厚的“人生前事由上天”的宿命思想,感叹命运无常、富贵不定。唐人殷璠评崔颢诗云:“颢少年为诗,属意浮艳,多陷轻薄,晚节忽变常体,风骨凛然,一窥塞垣,说尽戎旅。至如‘杀人辽水上,走马渔阳归。错落金锁甲,蒙茸貂鼠衣’,又‘春风吹浅草,猎骑何翩翩。插羽两相顾,鸣弓新上弦’,可与鲍照、江淹并驱也。”^③崔颢之一生未遇,当与两件事有关,《唐才子传》卷一记载:“然行履稍劣,好痛博嗜酒,娶妻择美者,稍不惬即弃之,凡易三四。初,李邕闻其才名,虚舍邀之。颢至献诗,首章曰‘十五嫁王昌’。邕叱曰:‘小儿无礼!’不与接而入。”^④这些事又载于唐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及新、

旧《唐书·崔颢传》。说明崔颢确有不拘小节的习气,在个人的生活和家庭问题上不为时人所认可,故而为官也并不得志。

《黄鹤楼》诗是崔颢游江南时所作,芮挺章《国秀集》选入此诗。《国秀集》收诗止于天宝三载(744),参合而推论,《黄鹤楼》诗应作于开元中。有些书记载作于崔颢卒前的一年,是不确切的。

崔颢当时被视为边塞诗人,他的边塞诗如《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》:“征马去翩翩,城秋月正圆。单于莫近塞,都护欲临边。汉驿通烟火,胡沙乏井泉。功成须献捷,未必去经年。”虽然谈不上是一流的佳作,但也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。

后世所传崔颢的诗作,以《黄鹤楼》诗最为著名,此外即是其乐府小诗,而其边塞诗却退居其次了。乐府小诗的代表作品有《长干行二首》:“君家何处住,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,或恐是回乡。”“家临九江水,来去九江侧。同是长干人,生小不相识。”

崔颢在文学创作上,堪称全才,诗歌之外,还擅长作文。然其文大多散佚,《全唐文》卷三三仅收《荐樊衡书》《荐齐秀才书》两篇,而新出土文献则所见有《唐故太子洗马荥阳郑府君(齐望)墓志铭并序》,题署:“朝散郎、试太子司议郎、摄监察御史崔颢撰。”^⑤墓主天宝九载(750)十一月廿四日葬。《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》,题署:“左威卫胄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,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……博陵崔颢,文章之特,托以为铭。”^⑥墓主以景龙三年(709)九月十六日卒,以开元廿四年(736)正月壬寅葬。

《黄鹤楼》诗意解读

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崔颢曾以一首《黄鹤楼》诗,使得大诗人李白甘拜下风,以至于发出这样的慨叹。宋人严羽誉其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,后人更是推为七律压卷之作。

黄鹤楼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。它濒临万里长江,雄踞蛇山之巔,挺拔独秀,辉煌瑰丽,自古以来一直是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。崔颢登上黄鹤楼,即景抒情,题了这首诗。诗人站在暮色苍茫的黄鹤楼头,

眺望烟波滚滚的长江,关于黄鹤楼美丽的传说,引起了诗人对悠远过去的深沉凭吊,并且抒发出自己思念乡土的满怀愁绪。短短几行诗里,不仅洋溢着诗人丰富深厚的感情,而且气魄宏大地表现了祖国山川的无限雄伟与瑰丽。诗句脱口而出,自然,宏丽,浑厚,深沉。

诗的主旨是通过仙境与人生的对比,既表现出热爱自然的深情,又抒发出人生短暂的感慨。诗人登上高楼,联想传说中的仙人乘云而去,而今空留遗迹,自己却不能随仙远游,故顿生遗憾。但眺望眼前的世界,汉阳原上,晴川历历,鹦鹉洲头,春草萋萋,也非常美妙,颇堪留恋。面对如此好景,自己既不能成仙,又不能永驻,而只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而已,不由得北望故乡,愁情满怀。故“愁”字是这首诗集中抒情之笔,也是全诗的诗眼。

这首诗写得好和写得巧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用重字方面,首句用“白云去”,第四句用“白云千载”,前后呼应。第二句和第三句都用“黄鹤”,而侧重点不同,前者指楼,即黄鹤楼,后者指人,即黄鹤仙人,既具强调作用,又不觉得繁复。诗从楼的命名着想,借传说落笔,以无作有,借虚写实,既境界阔远,又涵蕴空灵,一开头就写出了震撼千古的名句。接着以“一去不复返”统合前后,生发出岁月流逝而不再来、古人离去而不可见之憾。仙去楼空,唯有天际白云,悠悠千载,古今无异。人事之变异与自然之永恒,形成鲜明的对照,流露出作者对世事茫茫而无可奈何的感慨。接着由抒情转入写景,阳光照耀着汉阳平原,晴川绿树,格外分明;芳草长满了鹦鹉洲,极其茂盛。这时日已渐晚,眺望乡关,渺茫不见,唯有一片雾霭,笼罩江面,也给登览者带来深深的忧愁。

这首诗的形式也非常奇特。前三句出现了“黄鹤”的重复字;第三句七个字用了六个仄声,第四句“空悠悠”三字又用三平调煞尾,三四两句也不完全对仗。实际上,这是一首古律参半的拗体七律,清人许印芳分析得最为透辟,今录其说如下:“此篇乃变体律诗,前半是古诗体,以古笔为律诗,盛唐人有此格。中唐以后,格调渐卑,用此格者鲜矣。间有用者,气魄笔力又远不及盛唐。此风会使然,作者不能自主也。此

诗前半虽属古体,却是古律参半。律诗无拗字者为平调,有拗字者为拗调。五律拗第一字第三字,七律拗第三字第五字,总名拗律。崔诗首联、次联上句皆用古调,下句皆配以拗调。古律相配,方合拗律体裁。前半古律参半,格调甚高。后半若遽接以平调,不能相称,是以三联仍配以拗调。律诗多用拗调,又参用古调,是为变体。作变体诗,须束归正格,变而不失其正,方合体裁,故尾联以平调作收。唐人变体律诗,古法如是,读者讲解未通,心目迷眩。有志师古,从何下手?兹特详细剖析,以示初学。若欲效法此诗,但当学其笔意之奇纵,不可摹其词调之复叠。太白争胜,赋《凤凰台》《鹦鹉洲》二诗,未能自出机杼,反袭崔诗格调,东施效颦,贻笑大方,后学当以为戒矣。”^②

下面我们逐联分析,这里的文本与开头的录文就有所不同,是经过我们对比选择后再进行解读的。

首联是“昔人已乘白云去,兹地唯余黄鹤楼”。据唐韦庄《又玄集》所收《黄鹤楼》诗原注,黄鹤乃是黄鹤仙人,故自当乘白云而去。崔颢从“昔人”落笔,关合人、天、鹤、楼,从人到物,境界开阔。且这两句是典型的拗律句式,属于七言平起句式拗第五字,对句则将第五字改为平声以补救,从而形成这一拗联。而且这两句的拗字都用颜色的字;“白”对“黄”,显得非常巧妙。而首句用“黄鹤”虽也属拗句,但拗字就不在颜色上,而在第六字“鹤”,又用下句“黄”来补救,效果就稍逊一筹了。通行本的“此地空余”,敦煌本作“兹地唯余”;“唯”是唯一,即只剩下黄鹤楼,上承“白云去”,下启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,又避免了重字,似敦煌本较通行本为优。需要说明的是,明清以后,常将崔颢《黄鹤楼》诗附会仙人子安或费文祜事,实则此事虽有来源而并不是崔颢诗的本事。元吴师道《吴礼部诗话》云:

崔颢《黄鹤楼》诗,题下自注云:“黄鹤,乃人名也。”其诗云:“昔人已乘白云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云乘白云,则非乘鹤矣。《图经》载费文祜登仙驾鹤于此,《齐谐志》载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,皆因黄鹤而为之说者,当以颢之自注为正。张南轩辨费文祜事妄,谓黄鹤以山得名,或者山因人

而名之欤？^⑳

颔联为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这两句重字用得极佳，“黄鹤”重第二句，“白云”重第一句，具有错综之妙。同时，黄鹤不在，白云还在，因为天上白云非止一片，千载以前，黄鹤乘着白云飘然而去，剩下的白云无鹤可载，故而颇为落寞，悠悠飘荡在蓝天之上，这是变与不变的对比。这一联用的是古体诗句，上句连用六个仄声，下句以三平调煞尾，体现了这首诗古律相间的特点。这应该不是崔颢有意为之，而是随着诗情的流动自然形成的。这样在诵读时，觉得十四个字好像是一个长句，具有一气贯下的特点，更能表达崔颢一泻千里的感情。

颈联为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春草萋萋鹦鹉洲”。这一联是典型的对句，这个对句的妙处是地名用得好，典故也用得好，以地名、典故衬托景物，同时寄寓自己的情感，真是难得。以前，我们只注意到“鹦鹉洲”是用典，实则“春草”也是用典的，用的是《楚辞·招隐士》之典：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”睹春草而思离人，更切崔颢此时游于江南、离别家乡的处境，也水到渠成地引出下一句“日暮乡关何处处”。

尾联是“日暮乡关何处处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这一联是抒怀，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，黄鹤楼上，烟花三月，应该更是值得留恋，但作者并未如此写，而是用“日暮”连着“乡关”，引出“愁”情。全诗是随着作者望乡视线的推移而逐渐展开的：因为崔颢家在汴州，登上黄鹤楼北望就与思乡联系起来，望到的近景是汉阳树、鹦鹉洲，远处连着乡关，但乡关是望不到的，只好再回到烟波江上，愁情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，这样先虚后实，虚实结合，又由虚转实，表现力就很强。^㉑

① 黄永武：《敦煌的唐诗》，洪范书店 1987 年版，第 221—224 页；《中国诗学·考据篇》，巨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版，第 28—33 页。

② 傅璇琮：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597 页。

③〔唐〕欧阳询：《艺文类聚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359 页。

④⑥⑬ 施蛰存：《唐诗百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

年版，第 188 页，第 187 页，第 192 页。

⑤〔清〕金圣叹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》卷四下，《金圣叹全集》第一卷，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190 页。

⑦⑨ 黄永武：《敦煌的唐诗》，洪范书店 1987 年版，第 222 页，第 223—224 页

⑧〔宋〕李昉：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，第 2769 页。

⑩〔南朝梁〕萧统：《文选》卷一三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，第 200—201 页。

⑪〔南朝宋〕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八下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，第 2657—2658 页。

⑫〔明〕顾璘：《唐音评注》卷四，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401 页。

⑭〔宋〕计有功：《唐诗纪事》卷二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311 页。

⑮〔宋〕胡仔：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，第 30 页。

⑯⑰〔宋〕李庆甲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卷一，第 25 页，第 28 页，第 25 页。

⑱〔宋〕周应合：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二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，第 1675 页。

⑲〔宋〕周应合：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一七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，第 1568 页。

⑳〔宋〕周应合：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一九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，第 1615 页。

㉑〔汉〕陆贾：《辨惑》第五，《新语》卷上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，第 84 页。

㉒ 余嘉锡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590 页。

㉓〔唐〕殷璠：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下，见傅璇琮：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161 页。

㉔ 傅璇琮：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，第 203—204 页。

㉕ 赵君平：《邙洛碑志三百种》，中华书局 2004 年版，第 213 页。

㉖ 赵振华：《偃师新出土唐代墓志跋五题》，《河洛文化论丛》第三辑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312 页。

㉗ 丁福保：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590—591 页。

作者：胡可先，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编辑：张玲玲 sdz110803@163.com

《黄鹤楼》诗异文对照表

书名	朝代	著者	题目	首句	次句	六句	七句	八句
敦煌写本	唐		登黄鹤楼	白云	兹地唯余	春草青青	何处是	烟花
国秀集	唐	芮挺章	题黄鹤楼	白云	兹地空余	春草青青	何处是	烟波
河岳英灵集	唐	殷璠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遗	春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又玄集	唐	韦庄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春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才调集	唐	韦毅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春草萋萋	何处几	烟波
唐诗纪事	宋	计有功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春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文苑英华	宋	李昉	登黄鹤楼	白云	兹地空遗	春草青青	何处是	烟波
唐文粹	宋	姚铉	登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春草青青	何处是	烟波
苕溪渔隐丛话	宋	胡仔	题武昌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三体唐诗	宋	周弼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太平环宇记	宋	乐史	登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留	春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类说	宋	曾慥	题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家山何处是	烟波
古今事文类聚	宋	祝穆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瀛奎律髓	元	方回	登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音	元	杨士弘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诗鼓吹	元	郝天挺	黄鹤楼	白云， 一作黄鹤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诗品汇	明	高棅	黄鹤楼	白云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诗解	明	唐汝询	黄鹤楼	黄鹤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音统签	明	胡震亨	黄鹤楼	白云， 一作黄鹤	此地空余	春草萋萋， 一作芳草萋萋	何处是， 一作在	烟波
选批唐才子诗	清	金圣叹	黄鹤楼	黄鹤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全唐诗	清	曹寅	黄鹤楼	白云， 一作黄鹤	此地空余， 一作兹地空留	春草萋萋， 一作芳草青青	何处是	烟波
唐诗别裁	清	沈德潜	黄鹤楼	黄鹤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唐诗三百首	清	孙洙	黄鹤楼	黄鹤	此地空余	芳草萋萋	何处是	烟波

除了上表列入对照的异文以外，还有几处异文，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“千载”《国秀集》作“千里”，“空悠悠”《河岳英灵集》作“共悠悠”，而“晴川历历汉阳树”，“树”《全唐诗》注：“一作成”。